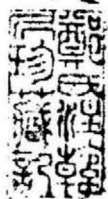


眉山唐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三編集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聞  
侯龔氏大通樓藏舊  
鈔本原書葉心高十  
八公分寬十四公分

眉山唐先生文集叙



奉議郎太府寺丞鄭



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  
以道志春秋以導名兮易以導陰陽  
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葩而春秋  
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守而詩復須韻  
以成章此之謂文：非道無以立訓  
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而行遠克

舜禹湯周孔孟氏皆明道立訓之文  
雖秦火洞然傳之不絕其後楊雄韓  
柳之徒復著書能文柳雖少時嗜進  
不擇所附以至于僨然能孝道自勵  
贖咎前非其文攻砭世育有補教化  
故卒配韓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  
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  
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

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於一時亦  
不傳于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  
聰目有明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  
斯須違離然後尽善此孝者所當知  
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  
謫官嶺南余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  
其文寔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為人不  
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

以箴世或以自明体高而妙詞嚴以  
精或者以為殆近短澁非也以予觀  
之正如萬頃之瀾浩然東下崩騰曲  
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終數百言爾  
此其所以為奇天人談妙于元珠四  
老奕棋于一橘可謂小乎其胸中如  
此使摠之世則善然自謫而衰運蹇  
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為哀之韓退

之謂柳子厚作不久窮不極其文學  
詞意必不能自力以傳于後使子厚  
得所願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  
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  
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頂科  
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大人先生能輕  
重人為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

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  
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  
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  
其本而刊焉壬方留意于時李萬音  
同律始得為醇他文若不適用不足  
愛乃今不然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  
子西真豪傑之士太李誠賢士之閔  
哉子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

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  
同好出世：間法余常謂子西金屑  
雖貴着眼成疾文章習氣盡痛掃除  
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荅曰吾  
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  
尚未晚也坐客噓然而笑嗚呼行成  
於思業精於勤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机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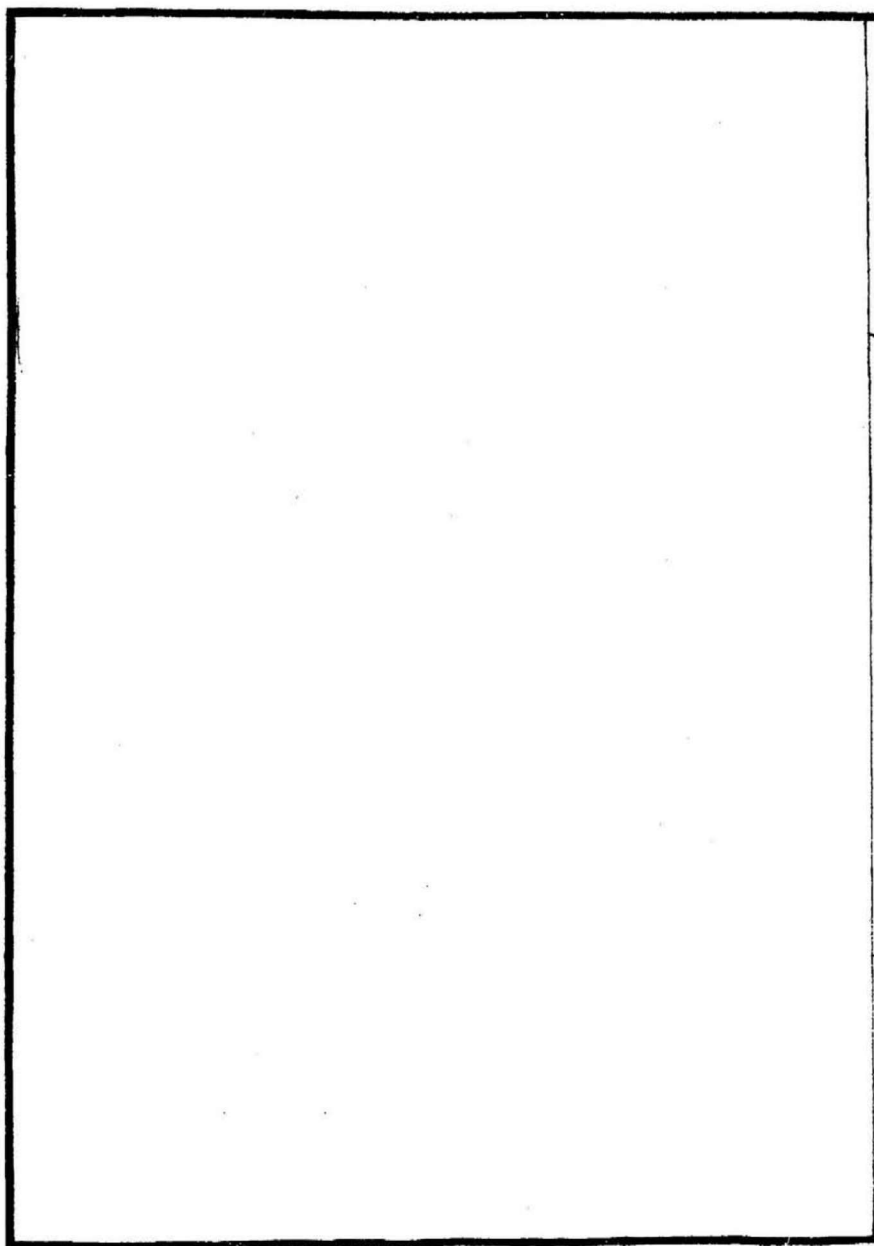
故也孝者有意于傳則以先生為法  
宣和四年五月一日序

序

予兄子西自韶觀孝為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視魄落胆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謫南遷其文益工然隨作隨散不復留藁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文

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昔昌黎文公集其子婿李漢編而序之杜子美詩故相呂公微仲為作年譜予與兄手足之愛親炙最久其編次之意發揮之功庶或幾於二子焉若夫吾兄予西之文其名之布于天下為搢紳之所欣慕至其撰著或有先後所造或有淺深則覽者當自辨之固不待

予言而後知也宣和四年六月日弟  
庾序



眉山唐先生文集序

溫陵呂

榮義

德修

近世以文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氏而樂誦之故言之易以信而傳之易以廣

其勢然也乃若有其官而文不顯有其文而官不顯二者不可兼故其傳之誠難若唐先生者所謂有其文而官不顯者也先生名庚字子西眉州眉山人也紹聖中以進士中第為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為博士大夫稍道其文而世亦未盡知之政和初謫居海表流離困苦蓋六年而不返然

身益窮而文益富也其後歸京師僦  
居于景德寺予時與先生比舍而日  
得見先生之所為文頗嘗請其本以  
傳而先生辭曰予以是得名亦以是  
得謗可一覽而足不必丐而去也予  
是不果傳焉退復私念曰先生之文  
金玉也雖閉藏埋沒不求人知然氣  
焰光彩久而必見于世蓋所謂不待